

華陽集

華陽集卷第二十六

金壇後學手孔蕪校

啓

賀朱中書啓

伏審光膺中詔峻陟西臺以端方直亮之偉人當佐
佑詢謀之大任士夫相慶遠近所同竊以朝廷之官
莫尊於二府政事所本獨繫之中書禮固重於前聞
任莫難以今日邦基再造王業中興邊陲之兵革未
寧州郡之盜賊多有六飛在御靡遑奠枕之安二聖
蒙塵方佇迎鑾之策法度尚須於訂議人材尤急於

搜揚息四民愁歎之聲還萬里農桑之業惟茲數十
難能之事悉委二三同德之臣非有真賢曷當盛舉
恭惟某官建標天地逸足風雲眇萬物以遐觀曠千
齡而獨步粵從早歲固已優獎契之才雖在平時常
不廢廊廟之語遭國家之多難作屏翰以宣勞嘗險
阻於兵戎出沒之中罄忠嘉於上下危疑之際身任
大計心懷隱憂時方急於播告之修職遂當乎詞章
之選思如泉涌吏胥以腕腕爲辭令若風行父老至
扶杖往聽此特其筆墨之游戲蓋本於議論之淵源
擢自北門進登左轄眷中樞之虛位疇僉言於外朝

不藉多人思見元超之治無易卿者果歸廷碩之賢
夫位盛者憂必深而望隆者功亦大旣參華於宰路
實同秉於國鈞撥亂興衰頗類斷鼇而立極修廢舉
墜必將解琴而更張庶觀君子之所爲當與天下而
同慶某賦性庸陋與世闊疎忝竊一官推移半世申
屠幸而無過益由久處於賢人鮑叔知其有親遂復
叨官於鄉部正間居而待次忽虛宁之登賢情發於
中喜深不寐念此洪鈞之託益知孤迹之安元禮龍
門固莫陪於賀客公曾鳳沼願長借於恩波

賀白太宰啓

某官先朝元老後學宗師忠嘉夙簡於上心密勿久陪於國論廟堂倚以爲重縉紳賴之而安三星耀天極之旁自然拱北九鼎藏神策之妙正合調元非天私于有邦惟帝賚茲良弼職當補袞旣高山甫之賢門不受私况得申屠之譽欽承渙號允協師言夫移風非俗吏所能而正臣乃治世之表必將道揚洪烈弼亮中樞豈惟專八柄以詔王是乃兼三公而論道夫曹參非不治事蓋安下民者清靜爲先如房喬專任進賢則執大政者細微可略兼濟二美獨高一時他人所難惟公是賴

首尾闕

賀黃相啓

伏審光膺制綽峻陟台纏一代偉人允協股肱之望
八荒壽域悉歸陶冶之公歡聲所加和氣可召竊以
春秋尊上公而謂之宰人主論宰相而付之權一日
萬幾經大猷於有截三天兩地幹洪造以無私雖曰
衆賢聚於本朝必也上帝賚之良弼始協雲龍之會
可圖竹帛之勲果得真儒克勝大任恭惟某官逢時
多難許國一心早奉王靈逖分帥閫謀謨制勝臨尊
俎以折衝社稷貼危督干戈而周衛高密觸紛以赴
光武房喬杖策而謁太宗感會有初忠嘉彌著離亨

作於明兩扶日轂以升暘晉錫蕃於晝三冠天樞而
入輔獨當宥密深贊經綸載疇柱石之英亟委鈞衡
之寄國勢增重乎九鼎民瞻益峻乎三階夫位盛者
憂必深而望隆者功亦大考申甫以烝民崧高之什
事特著於蕃宣稽丙魏以元康地節之功時靡聞於
變故記在舊史尚稱名臣今乃遭古人之所未嘗任
朝廷之所最重凡是規恢之略得於談笑之間蓋將
洗萬古而空之豈特專一時之盛者某銜袖雖漫於襴
刺曳裾阻造於膺門聞盛舉之軒昂激懦衷而奮勵

賀呂相啓

原闕

遽頒遂乘輅而問俗盡循三尺兼舉六條爰多蹇之
微蹤獲叨榮於聯事瓜期未報匏繫何言辱竿牘以
先時深慚過禮候門墻於他日尚許依仁

賀劉相年啓

歲元啓祚建夏正以求端邦憲始和謹周官而垂治
恭惟某官安危注意文武兼資列上相於東垣顯面
太微之位撫成師於南服獨登大將之壇號令風行
酋渠電掃壯萬里長城之勢寬九重肝食之憂茂對
休辰倍膺殊祉牙旗日暖知細柳之春回黼座天臨
佇公槐之晝接庶諧啓沃用福寰區某待次鄉閭坐

華陽集 卷之三十六 五
忘歲律竊依仁於封部願屬禮於韃橐賀燕爭趨適
阻負薪之疾登龍莫遂徒傾恭梓之心頌詠所歸敷
宣曷旣

代姪合謝解啓

一郡應書孰非勍敵十條問義獨冠羣儒雖不足致
之意中亦自喜出于望外竊以六經之要百世所傳
粹然道德之微盡在是矣講若帝王之制孰能違之
故自虞夏商周以來莫非詩書禮樂之教習聞其號
豈獨見於修身被飾厥文蓋將用以取士奈何執以
一說使之拘於小文黨同門而妬道真是末師而非

往古大道旣破更令益繁乃不能漸進民心復何以
激昂士氣每發德音下明詔固以爲將新復古之科
而進真賢舉實廉乃反不能明當世之務此漢唐所
同患者非睿知莫能革之幸真主之篤生喜斯文之
復振四海咸仰萬化更新方一德以同風學弛專門
之禁俄兩忘而化道人無異戶之趨師心自得於淵
源揮翰曷嫌於忌諱文風蕩蕩士論洋洋乃復見三
代之英是謂極一時之盛宜取國士以最能書如某
者智乏周身才不逮衆粗學古人之事靡諳世俗之
心韓子文工送五窮而不去相如志在空四壁以徒

慙雖見笑於新學晚生固未嘗不潛心大業然膏油以繼晷有類書癡因筆墨以成文頗或技癢頃自成童之歲固已挾策而遊較數子有一日之長欲百戰取萬全之勝鄉評與善泮水呈能曾叨一鶚之薦書遂冠六鰲而稱首觀光上國方欣從下土而來合戰春闈不謂見大敵則怯旣折北而不救敢圖南而再飛屬茲更化之初兢奮仰高之志毛錐鐵硯念頑姿尚足以磨新白葦黃茅故荒學益加於鉏耨舊適侯邦之詔下偕鄉士以朋來筆陳爭先文鋒競逐遣趙使而少一初笑遂以備員舉漢士之無雙不圖錯乃充

賦出乎其類得之若驚雖藻鑑之無私亦品題之過
分青氈舊物去七年而復還綠綺新聲鼓再行而愈
麗念言么麼誰使遭逢此蓋伏遇某官性稟嶽靈才
高人傑華國富文章之譽立朝聞議論之公左史記
言合春秋之大法西清賜對敷寒諤之深忠偶厭直
於承明暫出分於方面吏畏神明之政民歌愷悌之
風大度包荒念不遺於一物至誠推轂尤樂取於羣
材致此謬庸亦蒙甄錄某敢不勉葺舊學益勵前修
化蟲臂之微幸已成形於造物掇羊角而上誓將奮
翼於天池庶獲微勞仰酬大惠

華陽集 卷之三十六
代姪合上葉左丞啓

藩宣重寄有嚴制閫之雄草芥微官獲遙曳裾之列
念五窮之見困叨一眄以增榮仰佩謙光伏深愧汗
竊惟自古寒士之或顛躓必擇當世巨公以爲依歸
非獨慕於風聲殆將希其題拂羸糧裹飯願見者忘
重趼之勞擁箒掃門託迹者有終身之幸望光塵於
坐客之末承咳唾於立談之間升濟堙沉奮發枯朽
是以一識韓荊州之面封侯至或可輕粗知蕭穎士
之文僕廝戀而不去必將收拾四方奔走之士宜有
超絕一時卓偉之才而况道德高於古人勲名冠於

當代激昂恩義慰薦孤平儻有哭於途窮可無望於
川納恭惟某官累朝舊德間世英姿溫溫秉君子之
文挺挺有大臣之節詞章灝噩陋班馬以稱工廊廟
經綸贊臯夔而並駕功存社稷名在鼎彝東山方逸
於謝安南土已思於申伯繡裳虛宁將疏三接之恩
齋鉞選賢先拜十連之寵威行外鎮令肅中權寬九
重宵旰之憂協千載風雲之會輕裘緩帶投壺雅歌
泛水依蓮遴集幕中之彥披雲捲霧共談堂上之奇
曾謂謏聞敢期殊遇方懼旅進而旅退遽蒙三浴而
三薰惟大賢無所不容與其絜也故君子信於知己

輒盡布之伏念某家貧無以代耕歲晚乃知向學然
膏油而繼晷羞篆刻以成文謬忝一官虛甑待瓜時
之及坐間三載束裝赴桐汭之期不圖豪奪以成風
遂致孤蹤之失路望窮閭而卻走追故步以懷慚越
人彎弓談笑者衆孺子入井怵惕爲誰與其抱隻影
以興哀孰若仰宗工而自訴竭來彌月老去驚春幸
造膺門猥竊登龍之譽載懷襁刺尚希薦鶚之書退
念餘生亦云易與苟得効一職而受侏儒之俸便能
食衆指而安鷦鷯之枝桃李成陰諒春工之可待枳
糠猶鑄納鈞造以何難誓捐未死之軀庶荅不貲之